

人间物语

灯下书

祖父的大江大河

| 江锡民 文 |

我出生时,祖父已年近七旬。

这样的年龄差,又不在同一个城市,几乎注定祖父是我人生的缺席者。据说他专程坐船到无锡,来过父母在火车站附近光复路租住的房子看望最小的孙子,还带了靖江特产香脆饼;但我无从记忆,连1967年被父母带着赶往长江边的小镇,参加镇上有史以来最风光的葬礼,也完全记不得细节了。

儿时记忆里的祖父,是一个对妻儿不负责任的“浪荡子”和食不厌精的“老饕”。前者来自母亲在厨房的唠叨,“你爷爷,在街上有其他女人了,你奶奶失心疯他也勿管账的”;“你爹一结婚,你爷爷就放话要他自立门户。街上的药房,村里的瓦房,你爹一样没沾着,空着两只手到无锡打天下”。后者来自父亲酒后打开话匣子,“爷爷烧河豚最拿手了,红烧河豚碗底铺一层金花草。味道一出来,街上人就会说,四佬佬家又开荤腥了”;“爷爷拿手菜很多,红烧河豚,清蒸刀鱼,香糟鲥鱼,四角菱烧肉,啥时事时鲜就吃啥么事”。几杯酒下肚,父亲脸颊出现酡红时,忍不住会夸口惬意年少,“爷爷有船有行船,又会搭脉看病,街上人看他毕恭毕敬,做儿子的也沾光”。

因排行老四而被坊间尊称为“四佬佬”的祖父,在当年的太和镇上应该很享受过些士绅风光的。这座临江小镇,街衢和乡村靠近,乡村人家又喜欢栽种竹林,半院竹林,一池碧水,虽说地处长江北岸冲积沙洲之地靖江,倒颇有些江南风情。祖父在药行里出现时,总是一袭长袍,似笑非笑地眯着眼睛,让人肃然起敬。“人人都知道,四佬佬每顿饭都有一壶酒一碗肉的”。

从江阴长江大桥北匝道一路车行,只需20分钟就可抵达太和老街。如今街面上行人稀少却尘土飞扬,大多数店铺门面敞开店主在打盹,或躲在不远处摸纸牌;穿高跟鞋歪歪扭扭走路的胖矮女子,眉眼写满对周遭的鄙夷与心有不甘。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此地却生机勃勃也商机勃勃,有眼光者已把族中子弟送到上海去闯荡。

祖父的长子,也就是我父亲的大哥,不满18岁就带着沉甸甸的银袋和家族希望,坐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,开始到报关行学生意。

报关行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新行当,培养的是做进出口生意的买办,要学洋文着西装吃罗宋汤的。去报关行学生意门槛不低,首先资质要出众,用吴语讲就是“头子要活络”。祖父对这点是信心满满,

大儿子从小在街上读私塾,受教育到16岁,聪明伶俐在太和街上一众子弟中是数得着的。再就是要有可靠的铺保,祖父的姐夫在泰兴开着数一数二的药行,倒也勉强可以承担。报关行学生意者僧多粥少,家里要交一笔可观的押金,这却着实让家底不算很厚的祖父为了难。据说祖父几次把家里10多亩水田田契取出来放回去,最终落下沉甸甸红木盒子上的黄铜纽扣。押金怎么解决的,就只有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知道了。

送长子去上海滩闯荡后,年近五旬的祖父出人意料地“衰年变法”,决定买船做物流生意,从泰兴收购肥猪,再穿江过河,送到温柔富贵的上海后花园苏州去脱手。这票生意经,是祖父在泰兴姐夫家药行里学习打理时,无意中听别人说起的。他就敢放下回太和街上开药房之现成路子,尝试先闯荡江河,做大猪生意。据说祖父的船只在苏州卸下满满的大猪后,又会在上海苏州进货西药和日用工业品,返回苏中,供给集结在泰兴的新四军。祖父的父亲是前清秀才,对祖父未悬壶济世而先做贩猪罗生意,是很翻过白眼的,祖父却也硬着头皮扛了下来。

祖父在江河船只中忙碌时,家里10多亩水田就只能请人耕种。而请雇工照顾染病

在身的祖母和料理全家人一日三餐的种种繁杂琐事,就落在了祖父长女的肩膀上。没过几年长女出嫁无锡,原配妻子神智日益糊涂,幼子因少人照应而只在村里断断续续读了三年私塾。祖父竟也顾不得问及,仍然每日波浪里行走,在苏中苏南来回乐此不疲;偶然回家,也只宿在太和街上。

祖父买船跑单帮生意做了差不多整10年,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,才回到街上开药房。奇的是,10多年前学的一身中药本事竟也未丢,还时不时地坐堂诊脉,“江太和”一时生意兴隆。其时,长子在海外白渡桥已做了多年进出口生意,并续娶一房苏州太太;长女和女婿,则在无锡市行情看涨的中山路上开始买地起高楼;次女也已出嫁,夫婿家是离太和老街不远的富裕人家;幼子生活略艰难些,亦过江到无锡投奔姐姐姐夫谋新前程了。祖父在江河中奔走的岁月里,已让自己的后人大部分走出了偏僻乡村,拥有了不同于先人的人生。

祖父名“石亭”,一生经历清王朝民国和新中国,寿考七十有八。膝下两子两女,除次女中年病逝外,其余俱享高寿。长女百岁而终,长子享年九十有五;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,今年亦已九十有六,仍能自己煮饭洗衣换灯泡,偶然技痒还会踩踩缝纫机。



憩

国画/马叙

望秦川

| 王春鸣 文 |

在唐代,有一个诗人叫李颀。他少年离家,五花马千金裘地去往两京,寻找他的诗和远方,说是为干谒为行卷,从此却过上了“岁夜高堂列明烛,美酒一杯声一曲”的好日子,酒、朋友、诗、音乐,还有一些恰到好处的不如意,比如结交的人里有高人隐士,也有浮浪弟子;比如才华横溢,却有点官运不济……少年做公子,中年成名士,人生如此,夫复何求?

仿佛大唐有好音乐的场合,就有李颀,有一种乐器,南山截竹的箏箏,我还是从他的诗里第一次听说的。他是最高明的聆听者,其他那些论乐的唐诗,几乎都是围绕着乐音浮想联翩,通感迭起。只有他,琴歌一起,只觉“霜凄万木风入衣”“一声已动物皆静”,琴一动,宛如晚风吹入襟怀,秋夜星空瞬间静默无声,万籁俱寂里,心灵世界只剩下清淮云山。说实话李白听琴就比他浮躁得多,一首《听蜀僧睿弹琴》全是声音和动作。而在李颀的《听董大弹胡笳》《听安万善吹觱篥歌》里,你会看到那早已遥远的旋律和节奏,复又在他的诗里如黄昏的鸟群聚散盘旋,他写出来的,是大唐的音乐,也是大唐的气质和神态。

李颀写得最好的边塞诗里,有酒杯和酒杯碰撞的声响,也漫漶着胡笳、琵琶和羌笛的音调。他是喝着酒,写着诗,唱着离歌走到他的中年的。到了《望秦川》的时代,少年的以梦为马,毫无悬念地变成了“客有归于叹”,其实《望秦川》倒不是讲音乐的,但是它的诗意和情绪被当代音乐看中了,改编成一首古筝曲。可惜我听孩子作为考级曲目练习的时候,丝毫没有把那支离破碎的旋律和李颀联想到一起。

直到有一回听到了音乐家任洁的演奏,整个过程,我最大的念想就是和李颀一起听,我猜他和任洁一定能互为知音。不知道李颀有没有听过箏,他同时代的岑参就很喜欢,说“汝不闻秦箏声最苦,五色缠弦十三柱”。这首《望秦川》用秦箏演绎,真的契合极了。带上滑音的摇指,娓娓提起往事,慢起渐快的扫弦,倾诉着古老的诗意,把听者的情绪慢慢地带动,一下子带到了一千多年前的秋天——长安城外的乐游原上。唐代很多文人,登高赋别,怀古追思,都是在这个著名的地标上完成的。甚至像李商隐不过是无所事事,“向晚意不适”而已,也要驱车登上这片古原。李颀《望秦川》当然也是在这个乐游原上,因为他看见了五陵松——汉代有五个皇帝葬在长安城附近,山河岁月不停变幻,他们陵墓上的松柏也渐渐蓊郁苍翠。

秋声万户竹,寒色五陵松。李颀在这首诗里说的是,不如归去,他是站在一个精神的海拔点上做出自己的选择的。也不独在此诗中,他的《琴歌》里,也有“敢告云山从此始”的独白,于是在平淡红尘中无处登高无可告别的我,很容易就把它听成知音之声,就好像在因失恋而远行的青年时代,也曾循环播放那首来自异国的《布列瑟农》。

李颀将归东川,临离长安时,忍不住眺望秦川。望秦川其实就是望长安,那个地方是他梦想的高处,也是人生的低处。对一个怀才不遇的理想主义者来说,这眺望都城的动作,会有非常复杂的内心牵扯。任洁在红木钢丝弦上,把这种心境倾诉得淋漓尽致。望,需要登高,所以根据这首诗改编的乐曲本身,也有一种唐诗中常见的高远视角。首先入眼的当然是自然,登高一望,旭日东升,山河明净,李颀用寥寥数语,把八百里秦川的秋色全都捧到我们眼前。读过这首诗的人,就在音乐里带来的通感里,重新看见了千年前开阔又寂寥的秋天,看见长安的宫阙随山势逶迤而去。下半首诗从开阔转向萧瑟苍凉,于是在音乐里,心事重重的扫摇带起一派秋声,先拂商弦后角羽,仿佛能听到他内心的叹息,感受到他不如意的人生秋天。客有归于叹,凄其霜露浓,这一回要告别的一切,太一言难尽了。但是李颀,把自己的叹息融在了开阔博大的视野之中,所以他之后即将迎来的时代,是歌舞升平,明月高悬的盛唐。

这样的一首诗,如果你不懂怎么用语言描述它,用李颀最爱的器乐去诠释,也是可以的,爱、感伤、离别……人间所有的感情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归处。那个美丽的姑娘,她的箏声里总有一种微妙可感的情到深处,而情到深处正是许多唐代诗人的人生主题,李颀和他的《望秦川》,也是如此。